

昨  
非  
庵  
日  
纂

昨非菴日纂守雌卷之十四

時事如半局殘棋妄鬪雌雄局更何分勝負  
世途直一場幻夢強爭頭角醒後那見輸贏  
袴下興劉臥薪返越易所以戒觸籬也爲腹  
不爲目猶龍氏其我師乎纂守雌第十四

昨非菴居士鄭瑄識

商容張口問老子曰吾舌存乎曰存曰吾齒存  
乎曰亡知之乎老子曰非剛亡而弱存乎容

曰。嘻。天下事盡矣。

雷隱翁業進士。再試卽棄去。嘿坐終日。或謂其癡。翁曰。終不以吾疑易汝黠。

梁大夫宋就爲縣令。與楚鄰界。兩亭皆種瓜。梁人劬力數灌。其瓜美。楚人竄而稀灌。其瓜惡。楚令忌梁瓜美。夜竊搔之。梁瓜有焦者矣。梁亭欲報搔楚瓜。宋就曰。是分禍也。令人竊爲楚亭夜灌瓜。楚亭每旦往瓜。俱已灌。日以美。

矣。察之則梁亭爲也。楚令大悅，以聞楚王。楚王悅，采之陰讓也。謝以重幣，而交好於梁王。漢蕭何買田宅，必居窮僻，不治垣舍，曰：「令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爲。」勢家所奪。

拙之一字，免了無干罪過，閒之一字，討了無萬便宜。

霍食艸衣，淒涼窮巷，安吾拙亦安。吾愚銀黃金，紫駝騁康衢，是其才亦是其命。

淮陰、忍辱於袴下卒，以興漢。勾踐、含羞於石室，終能沼吳。石勒、疆盛，乃奉表。王浚、以盈其氣。唐公、雄長，乃推獎。李密、以驕其心。

楊再思、鳳閣侍郎，恭慎畏忌，未嘗忤物。或曰：公名高位重，何屈折如此？再思曰：世路艱難，直者受禍，苟不如此，何以全身。

漢北海王睦，少好學，光武以上皆愛之。嘗遣大夫詣京朝賀，召謂之曰：朝廷設問寡人，大夫

何辭以對使者曰大王忠孝慈仁敬賢樂士  
臣敢不以實對睦曰吁子危我哉此乃孤幼  
時進趣之行也大夫具對以孤襲爵以來志  
意衰惰聲色是娛犬馬是好乃爲相愛耳其  
智慮畏慎如此

處世讓一步爲高退步卽進步的張本待人寬  
一分是福利人實利己的根基

有分有限耗星臨宮顧我論萬事總不如人無

慮無憂天喜坐命羸人只一籌至要在我  
留七分正經以度生留三分癡呆以防死

王昶謹厚名兄子曰默曰沉名子曰渾曰深戒  
之曰吾以四者爲名欲汝曹顧名思義不敢  
違也夫物速成則疾亡晚就則善終朝華之  
艸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寒不衰是以君子  
戒闕黨也夫能屈以爲他讓以爲得弱以爲  
彊鮮不遂矣

聖人亦是退一步法。易經一書，每到盛滿便思  
悔吝。故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聖人灼見事  
理，定當如此。

東陽少年起兵，欲立令史陳嬰爲王。嬰母曰：暴  
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封侯，不成非  
世所指名也。嬰乃不受。

魏晉多故，名士鮮有全者。阮藉托志酣飲，不與  
世事。司馬昭欲爲子炎求婚於籍，籍一醉六



十日。昭不得言而止。鍾會數訪以時事。欲因其可否致之罪。竟以酣醉不荅。獲免。

宦情太濃。歸時過不得。生趣太濃。死時過不得。甚矣有味於淡也。

蕭穎士恃才傲物。嘗携壺逐勝。憇於逆旅。風雨暴至。有紫衣翁領二童子避雨於此。穎士頗侮之。雨止。老人上馬呵殿而去。始知爲吏部侍郎王丘也。明日造門謝罪。引至廡下坐而

責之。復曰：子負名傲物，其止於一第乎？果終於揚州工曹。

吳文肅公子璟，素以堅挺有氣節。韓魏公亦稱之。及幕府有闕，門下有以璟爲賢者。公曰：此人氣雖壯，然包蓄不深，發必暴，且不中節。當以此敗置而不言，不踰年，璟敗皆如其言。

王建平東川，諸將爭功。王宗裕立枯樹下，未嘗自伐。時號枯松太保。子謂可對大樹將軍。

家索鉅萬恨不掛一命之榮策名通籍恨不登  
三事之貴拜將封侯恨不蒙九錫之命黃屋  
左纛恨不享萬歲之期臨食浩歎登臺歆飲  
牛山爽鳩一何不達夫人情何饜之有苟知  
足隨地皆可安閒不知足一生無非火宅  
人騎我笠人錦我褥人肉我菹人守我穴人若  
咲我是不知我我若羨人是不知天

常想病時則塵心漸滅常防死日則道念自生

風流得意之事一過輒生悲涼清真寂寞之鄉愈久轉增意味

甄宇建武中以青州從事徵拜博士每臘詔博士羊人一頭羊有大小肥瘦時博士祭酒議欲殺羊分肉宇曰不可又欲投鈎宇復耻之因先取最瘦者後上召問瘦羊博士何在京師因以爲號

忍之一字最難能忍時德量必大到不能忍已

是驕貴氣溢矣。韓淮陰以辱袴下而王以羞絳噲而亡。飲到滿量自然增益不得耳。

廉頗既老。飯斗米。肉十觔。被甲上馬以示可用。致困郭開之口。漢武帝大擊匈奴。李廣數自請行。卒有東道失軍之罪。光武時。五溪蠻夷畔。馬援已老。自請曰。臣尚能被甲上馬。於是據鞍顧盼。以示可用。帝曰。矍鑠是翁。遂用爲將。果有壺頭之厄。李靖爲相。以足疾就第。會

吐谷渾寇邊。既老。尚可請一行。迨平其國。而  
有高。甌生。誣罔之事。幾於不免。噫。諸公皆人  
傑也。猶昧於退步。若此。况其下者乎。

張子房欲辭封爵。第曰。昔與陛下遇於留。封臣  
留侯足矣。辭尊居卑。猶且委曲其詞。名迹俱  
掩。古人至德如此。

人能知足。則隨地可以自安。若復無厭。則求望  
苟其有極。富堪敵國。嘆一命之不法。貴極人。

臣恨九錫之未至爲子之造物不亦難乎

李沆夫人請治第沆曰身食厚祿時有橫賜固  
可營辦但佛家以此爲缺陷世界我安得皆  
圓滿如意

卽命常榮顯常作落冥想卽命當順利常作拂  
逆想卽現頓足食常作貧窶想卽人相愛敬  
常作恐懼想卽家世望重常作卑下想卽學  
問類優常作淺陋想

李文靖公乞去題六和塔云經從塔下幾春秋  
每恨無因到上頭今日始知高處險不如歸  
去臥林丘

司馬溫公爲西京留臺每出前驅不過三節後  
官宮祠乘馬不張蓋持扇障日程伊川謂曰  
公出無從騎市人不識有未使者公曰某惟  
求人。不識耳。

王僕射子恢之被召爲秘書郎僕射爲求奉朝



請語恢之曰。秘書有限。故有競。朝請無限。故無競。吾欲使汝處不競之地。太祖嘉而許之。張垂崖几案有絕云。獨恨太平無一事。江南閒殺老尚書。蕭楚見之。改恨作幸。字張視藁曰。誰改吾詩。蕭曰。與公全身。公功高位重。姦人側目。之。秋。天。下。一。統。公。獨。恨。太。平。耶。張曰。蕭楚。一。字。師。也。

康節云。牡丹含蕊爲盛。欄慢爲衰。蓋月盈日午。

有道之士所不處焉。

火麗於木石者也。方其藏木石之時，取木石而投之。水不能克火也。一付於物，卽童子得而撲滅之矣。故君子貴翕聚而不貴發散。

侍郎潘炎。德宗時，恩渥極異。妻劉晏女。有京兆謁見不得，賂閹者三百緡。夫人知之，謂潘曰：「爲人臣而京兆尹願一謁見，遺奴三百緡，其危可知也。」勸潘公避位。

鯤鵬六月息故其飛也能九萬里仕宦無息機  
不撲則蹶故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貴極徵賤賤極徵貴凡事皆然至極重而不可  
復加勢必反趨於輕居局內者常留不盡可  
加之地則伸縮在我此持世善術也

王通教授於河汾之間弟子賈瓊問息謗通曰  
無辯問止怨曰不爭通常稱無赦之國其刑  
必平重斂之國其財必貧又曰聞謗而怒者

讒之囹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絕囹去媒，讒佞遠矣。

客氣增長，橫奔亂發。一言不合，抽戈而鬪。一事相激，衝冠而起。爭勝爭強，名不列英雄之數。戟手嗔目，無非是市井之心。范雎喜而須賈懼，蘇秦榮而張儀辱，張耳興而陳餘亡，田蚡勝而竇嬰敗，劉季帝而項羽虜，吾以爲總是一場閑氣也。

或問希夷求持身之術。希夷曰：得便宜事不可  
再作。得便宜處不可再往。

高而怙權，足以殺身。胡惟庸、石亨是也。木士不  
遜，足以殺身。盧柟、徐渭是也。積而不散，足以  
殺身。沈秀、徐百萬是也。恃才妄作，足以殺身。  
林章、陸成叔是也。異端橫議，足以殺身。李贄  
達觀是也。不然者，幸而免耳。

東海錢翁以小家致富，欲卜居城中，或言某房

者衆已償價七百金將售矣。亟問之。翁閱房  
竟酬以千金。子弟曰：業有成議，今驟增三百  
得無溢乎？翁笑曰：非爾所知也。吾儕小人，彼  
違衆而售，我不稍溢，何以塞衆口？且欲未釐  
者爭端未息，吾以千金獲七百之舍，彼之望  
既盈，而他人亦無利於吾屋，歌斯哭斯，從此  
爲錢氏世業，無患矣。已而他居多，以價虧求  
貼，或轉贖，往往成訟，惟錢氏帖然。

民有甘露降告縣者。縣令出接之。有道人笑焉。令怒。道人曰。譬如人身。精液流通。可至六七十。年。若其壽短促。則漏迸於未死之前矣。此木蓋將槁。故耳。倘不信。請留我。以待明春。縣令如其說。果驗焉。然則後生宣洩太盡者。蓋甘露類也。客曰。功名亦然。

曹時中家居。有林向陽者。謁公公留飯。因問曰。賢輩何字。對云。字茂春。公怵然曰。子不見朱

文公名熹號晦庵乎子名向陽又號茂春覺  
專在旺處一邊不可不思也

道不負人人自負道日月不速人算自速勇猛  
剛強不如低心下氣遊歷高遠不如安靜養  
素圖名逐利不如窮居自適說古談今不如  
緘口忘言逞技誇能不如抱元守一趨炎附  
勢不如貧窮自樂悔怨記讐不如洗心悔過  
較長量短不如安心自怡道炁綿綿行之得



仙得意忘言自超太玄

孔子觀欬器喟然嘆曰夫物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持滿之道挹而損之子路曰損之何如孔子曰聰明睿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損之又損之道也

胡文定公語楊訓曰人家最不要事事足意常

有些不足處。便妒人家。若知事。足意。便不妒。事出來。亦消長之理。然也。

尹彥明從學於伊川。聞見日新。謝顯道謂之曰。公既有所聞。如服烏頭。苟無以制之。則藥發。而患生矣。顯道之言。誠可爲淺露者之戒。

虞翻與弟書曰。長子容當爲娶婦。須遠求小姓。使足生子。天之福人。不在貴族。芝艸無根。醴泉無源。

王參政伯大號留耕嘗著四留銘云留有餘不盡之巧以還造化留有餘不盡之祿以還朝廷留有餘不盡之財以還百姓留有餘不盡之福以還子孫

張耳陳餘魏之名士秦聞此兩人名購求張耳千金陳餘五百金二人變名姓之陳爲里監門里吏嘗笞餘餘欲起耳躡之使受笞吏去耳引餘之桑下數之曰始吾與公言何如今

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耳之見過餘遠矣餘  
卒敗死泚水上而耳事漢富貴壽考福流子  
孫非偶然也大智大勇必能忍小恥小忿彼  
其雲蒸龍變欲有所會其與瑣瑣者較乎

趙長玄曰楊吉諫議愛韓非一語土木偶人耳  
鼻欲大口目欲小蓋耳鼻先大則可小口目  
先大人或非之則不可爲矣諫議以爲百凡  
欲留後着不爲一切之政耳

教清江曰。金溪胡九韶。從吳康齋學易。造詣潔  
修。家甚貧。課兒力耕。僅給衣食。每日晡焚香。  
九頓首謝天賜。一日清福。其老妻常笑之曰。  
一日三餐菜粥。何名爲清福。九韶曰。吾幸生  
太平之世。無兵禍。又幸一家骨肉飽煖。無饑  
寒。又幸闕無病人。獄無囚人。非清福而何。予  
爲童子時。聞長者談此事。輒笑之。逮正德辛  
未。被華林之寇。己卯。遭宸濠之變。避難山中。

饑渴顛踣至無所容身始信九韶清福之言  
良然

王生者善爲黃老言處士也當召居廷中公卿  
盡會立王生老人曰吾鞮解顧謂張釋之爲  
我結鞮釋之跪而結之既已人或讓王生獨  
奈何廷辱張廷尉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  
亡益於張廷尉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抑  
使結鞮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釋

之。

太宗初伐遼命房玄齡留守許以便宜從事有  
男子上急變玄齡詰狀曰我乃告公玄齡遂  
驛送行在上聞留守送告密人使人持長刀  
於前問告者爲誰曰房玄齡上大怒斥令腰  
斬下詔謂玄齡曰公何以不自信更有如是  
者可專決之

陳稀反上自將至邯鄲呂后用蕭何計誅韓信

上已聞誅信使使拜丞相爲相國益封五千  
戶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爲相國衛諸君皆賀  
召平獨弔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  
守於內非被矢石之難而益封君置衛者以  
今者淮陰新反於中有疑君心夫置衛衛君  
非以寵君也願君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  
軍何從其計上說其秋黥布反上自將擊之  
數使使問相國何爲曰爲上在軍拊循勉百



一姓悉所有佐軍如陳豨時客又說何日君滅族不久矣夫君位爲相國功第一不可復加然君初入關本得百姓心十餘年矣皆附君尚復孳孳得民和上所爲數問君畏君傾動關中今君胡不多買田地賤贖貸以自污上心必安於是何從其計上乃大說

後唐明宗李嗣源卽位年踰六十每夕於宮中焚香祝天曰某胡人因亂爲衆所推願天早

生聖人爲生民主在位八年年穀屢豐兵革罕用較於五代粗爲小康

河間王德景帝子修學好古從民得善書必爲好寫與之留其真加金帛賜以招之繇是得書多與漢朝等異日入朝問五策輒對無窮孝武帝艱然難之謂獻王曰湯以七十里文王百里王其勉之王知其意歸卽縱酒聽樂因以終

陰興爲光烈皇后母弟。時后尚爲貴人，帝召興欲封之，置印綬於前。興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陣之功，而一家數人並蒙爵土，富貴已極，不可復加。至誠不願。」帝嘉之，不奪其志。貴人問故，興曰：「大凡外戚之家，苦不知謙退。嫁女欲配侯王，取婦盼睨公主，富貴已極，人當知足，故不願也。」貴人感其言，深自降挹。

漢任永逢信，並好學博古。公孫述連徵命，皆託

青肯以避世任永妻淫於前匿清無言見子  
入井恐而不救信侍婢亦對信姦通及聞述  
誅皆盥洗更視曰世適平日卽清淫者自殺  
蔡澤說應侯有曰翠鵠犀象處世非不遠死也  
所以死者惑於餌也蘇秦智伯之智非不足  
以辟辱遠死也所以死者惑於貪利不止也  
商君爲秦明法禁奸威諸侯無敵天下功已  
成矣而遂以車裂白起戰馱郢并蜀漢攻疆

趙所復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而遂賜死於杜郵。吳起收楊越。并陳蔡。兵震天下。功已成矣。而卒肢解。大夫種爲越王深謀遠計。報夫差之仇。功已成。而信矣。句踐終負而殺之。此四子者。功成不退。禍至於身。所謂伸而不能誦。往而不能返者也。唯范蠡知之。超然辟老長。爲陶朱公。

上翦攻荆。將兵六十萬人。始皇自送至灞上。王

翦行請美田宅園地甚衆。始皇曰：將軍何憂貧乎？王翦曰：爲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嚮臣，請園地爲子孫業耳。始皇大笑。王翦既至關，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王翦曰：不然。夫秦王怛中麤而不信人，今空秦國甲士而專委於我，我不多請田宅爲子孫業，以自堅，顧令秦王坐而疑我邪？

宋祁臨卒自爲誌銘及治戒棺用襍木漆其四  
會三塗卽止使數十年足以腊骸朽衣巾而  
已母以金銅襍物置吾家且吾學不名家文  
章僅及中人爲吏在良二千石下勿請謚勿  
受贈典

馬援旣平交阯牛酒饗士從容言曰吾從弟少  
游常哀吾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  
澤車御款段馬鄉里稱善人可矣致求盈餘

但自苦耳。當吾在浪泊西里間，虜未滅之時，  
下潦上霧，毒氣蒸薰，仰視飛鷲，跼跼墮水中，  
臥念少游平生時語，何可得也。今賴士大夫  
之力，被蒙大恩，猥先諸君紆佩金紫，喜且慚  
矣。

稽康採藥於汲郡北山中，見隱者孫登，欲與之  
言。登默不應。踰時將去，復曰：「先生竟無言乎？」  
登乃曰：「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東漢肅宗卽位尊馬后爲皇太后欲封爵諸舅  
太后不聽明年夏大旱言者皆謂不封外戚  
之故太后詔曰凡言事者皆欲媚吾以要福  
耳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黃霧四塞不聞封  
兩之應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奈  
何以馬氏比陰氏乎固不許帝省詔悲嘆復  
重請之太后報曰吾嘗觀富貴之家祿位重  
豐猶再實之木其根必傷且人所以願封侯

者欲上奉祭祀。下求溫飽耳。今祭祀則受四方之珍。飲食則蒙御府之賜。斯豈不足而必欲得。一縣與夫至孝之行。安親爲上。今數遭變異。穀價數倍。晝夜不安。而欲先營外家之封。違慈母之拳拳乎。

范鎮銘司馬光墓。言熙寧姦朋淫縱。險詖儉狷。賴神宗洞察其奸。云云。光子康。屬蘇軾書之。軾曰。軾不辭書。懼非三家之福。乃易他銘。

曾不禁錮宗王。法既峻急。伺察者益衆。故諸侯  
王過惡日聞。獨北海王哀謹身好學。未嘗有  
過。監國防輔相與言曰。受詔察王。有過當奏。  
有善亦宜以聞。遂共表陳之。哀聞大驚曰。修  
身自守常人之行耳。而諸君乃以上聞。是適  
足以增其負累也。

張良嘗問步遊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  
所。直躐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

愕然欲毆之。爲其老強，恐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爲取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隨目之。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

渤海大治。上遣使者徵龔。遂議曹王生從至京。師太守會遂引入宮。王生從後呼曰：「明府且止，願有所白。」遂還問故。王生曰：「天子卽問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陳對。宜曰：『皆聖主。』」

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其言。既至前。上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天子說其有讓。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

謝萬爲豫州都督。羲之遺書誠之曰。以君邁往。不屑之韻。而俯同羣辟。誠難爲意。然所謂通識。正在隨事行藏。乃爲弘達。願君每與士之下者同。則善矣。食不二味。居不重席。此復何有。而古人以爲美談。濟否所由。實在積小以

致高大君其存之

馮異朝京師光武賜以珍寶衣服錢帛詔曰倉卒蕪蕪亭豆粥滹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矜自謝曰臣聞管仲謂桓公曰願君無忘射鉤臣無忘盪車齊國賴之臣今亦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

郭子儀有病百官遣省不屏姬侍及盧杞至卽屏去隱几而待家人怪問其故子儀曰彼外

陋內險左右見之必笑使得權吾族無煩矣

昨非菴日纂解紛卷之十五

爭、柔、起、二、國、之、兵、釁、以、挑、而、成、鉅、受、爵、致、斯、  
亡、之、禍、事、無、激、而、不、乖、彼、儉、人、樂、敗、利、蓄、唯、  
端、正、息、爭、排、難、或、纓、冠、球、鬪、或、微、言、解、頤、要、  
使、毒、燄、肝、腸、化、作、清、涼、世、界、其、造、福、非、鮮、淺、  
也、纂、解、紛、第、十、五、

昨非菴居士鄭瑄識

人於倉卒顛沛之際善用一言解救者上資祖



考下蔭兒孫

高鳳居鄉有爭財者持兵而鬪鳳往解之不已乃脫巾叩頭請曰仁義遜讓奈何棄之爭者投兵謝罪

齊有得罪於景公者公大怒召左右肢解之敢諫者誅晏子左手持頭右手磨刀仰而問曰古者明王聖主肢解人不知從何處始公離席曰縱之非在寡人

丁崖州雖險然亦有長者言真宗嘗怒一朝士  
再三言之謂稍退不答上作色曰如此叵耐  
輒問不應謂進曰雷霆之下臣若更加一言  
則齏粉矣真宗欣然嘉納

裴度爲相時憲宗將幸東都大臣切諫不納度  
從容言國家建別都本備巡幸但自艱難以  
來宮闕署屯荒圯弗治必假歲月完新然後  
可行倉卒無備有司且得罪帝悅曰羣臣諫

朕不分此。如卿言誠有未便。安用往耶。因止不行。

屠漸山一日欲治僕罪。怒甚。僕求解於夫人。夫人笑謂置一大魚來。莫測其指。漸山嗜魚。見而詫其肥。夫人從傍微哂曰。但水寬耳。僕以此獲免。夫微言談。笑可以解紛。不謂閨閣中諳此機緘也。

高宗出獵。遇雨。因問谷邪。律曰。雨衣若爲不漏。

對曰以恐爲之必不漏上因此不復獵

王武恭公知定州是時契丹主在燕京朝廷發兵屯定州者幾六萬人一旦給糧軍士以米黑誼譁監官懼逃公入倉視之乃召專副問曰昨日我令汝給二分黑米八分白米汝何不先白後黑彼輩見米腐黑以爲所給盡如是故誼耳專副對曰然某之罪也公叱從者杖二十又呼四卒謂曰黑米亦公物不給與

汝曹則棄之乎。汝何誼。乃爾。四卒相覷曰。向不知有八分白米耳。某等死罪。公亦人杖二十。召指揮罵曰。衙官不戢士。使如此。欲求決配乎。指揮百拜流汗。乃捨之。倉中肅然。

韓晉公有乳母。與外相通。卜射求事。公持法欲殺。闔宅莫敢言。密令人言於顧况。令救之。况乃詣公所問故。公曰。乳母犯法。况對曰。三尺兒亦知公法。何宅內人而違犯。然公幼年時

讀書早起夜臥看侍卽要乳母今年長爲公  
相侯伯乳母焉用哉誠宜殺之也公悲悟捨  
之。

唐莊宗嘗畋中牟踐民稼中牟令當馬諫曰陛  
下爲民父母奈何毀其所食使轉死溝壑乎  
唐主怒叱去將殺之優人敬新磨率諸伶追  
擒其令至馬前責之曰汝爲縣令獨不知吾  
天子好獵奈何縱民耕種以妨天子馳騁乎

汝罪當死。因請行刑。唐主笑釋之。

魏太祖欲易太子。問於賈詡。詡默然不對。太祖曰。言而不荅。何也。詡曰。適有所思耳。太祖曰。何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太祖大笑。於是太子遂定。

張詠在蜀。一日軍士忽擁馬首。大呼萬歲。公徐下馬。北面叩頭。亦呼萬歲者三。軍士氣沮。遂帖然。以寧公之倉卒應變。亦神矣。大抵天下

事出於熟計深思常才可辦惟變起急猝飄風迅雷手足易亂自非英雄蓋代才應之未有不顛謬者此在平居澄神養氣乎

薛簡肅公帥蜀一日置酒門外城中有戍卒作亂既而就擒都監走白公公命只於擒獲處斬決民間以爲神斷不然妄相攀引旬月未能了非所以安其徒反側之心也

晉文公欲伐衛公子鋤笑之問故對曰臣笑臣



鄰人也。鄰人有送妻歸家道見桑婦悅而與語。顧視其妻已有人招矣。公乃引師還。未至已。有伐其北鄙者。

有尤翁者。開錢典。歲終聞外闕聲。出視則鄰人也。司典者前訴曰。某空手來索質。反出詈言。有是理乎。其人悍然不遜。翁徐諭之曰。汝不過爲新年計耳。小事何爭。命檢原質。得衣帷四五事。翁指絮衣曰。此禦寒不可少。又指道。

袍曰與汝爲拜年用他物非急務姑可留也  
其人得二物嘿然而去是夜竟死於他家涉  
訟經年蓋此人因負債多已服毒知尤富可  
詐既不獲則移他家耳或問翁何以預知而  
恐之翁曰凡非理相加中必有所恃小不忍  
禍立至矣人服其識

秦王與中期爭論不勝秦王大怒中期徐行而  
去或爲中期說秦王曰彼適遇明君故也向

遇桀紂必殺矣。秦王因不罪。

景公有馬，圉人殺之。公怒，援戈將擊。晏子曰：「彼不知罪而死，臣請爲君數之。」於是舉戈臨之，曰：「汝爲君養馬而殺之，罪當死。汝使君以馬之故殺人，罪又當死。汝使君以馬故殺人，聞於四鄰諸侯，罪又當死。」公曰：「釋之，勿傷吾仁也。」

孫卞亮出西苑，方食生梅，使黃門至中藏取蜜。

漬梅蜜中有鼠矢。亮問主藏吏曰：黃門從汝求蜜耶？曰：向求之。實不敢與。黃門不服。左右請付獄。推亮曰：此易知耳。令破鼠矢裏燥。亮曰：若久在蜜中，當濕透。今裏燥，必黃門所爲。於是黃門首服。

趙豫守松江。每見訟者，非急事則諭之，曰：明日來始皆笑之。故有松江太守明日之謠。不知訟者乘一時之忿，經宿氣平，或衆爲讐，解因。

而息者多矣。比之鉤鉅爲名者。所存何啻霄壤。

徐文貞爲浙督學。有二生爭貢。講堂下。公閱卷。自若已。而有二生遜貢。講堂下。公亦閱卷。自若頃之。召謂曰。我不欲人爭。亦不使人讓。諸生未讀教條乎。連我也。在教條裏。作不得主。諸生但照教條行事而已。由是讓者爭者。皆自息。

南昌祝守以廉能名寧府有鶴爲民犬咋死府  
卒訟之云鶴有金牌乃出御賜祝公判云鶴  
帶金牌犬不識字禽獸相傷豈干人事竟縱  
其人又兩家牛鬪一牛死判云兩牛相爭一  
死一生死者同辜生者同耕

宋澤知掖縣時戶部着提舉司科買牛黃以供  
在京合藥用急如星火百姓競屠牛取黃既  
不登所科之數相與歛錢以賂吏祈免澤獨

以狀申提舉司言牛遇歲疫則多病有黃令  
太平日久和氣充塞縣境牛皆充膈無黃可  
取使者不能詰一縣獲免

富民張老無子貧壻於家後妾生子名一飛甫  
四歲而張卒張病時謂壻曰妾子不足任吾  
財當畀汝夫婦爾但養彼母子不死溝壑卽  
陰德矣於是出券書云張一非吾子也家財  
盡與吾壻外人不得爭奪壻乃據之不疑後

妾于壯告官求分壻以券呈官遂置不問他  
日奉使者至妾子復訴壻仍前赴證奉使者  
因更其句讀曰張一非句吾子也句家財盡  
與句吾壻外人句不得爭奪曰爾父翁明謂  
吾壻外人爾尚敢有其業耶詭書飛作非者  
慮彼幼爲爾害耳於是斷給妾子人稱快焉  
蜀先主嘗因旱儉禁酒刑吏於人家檢得釀具  
欲令與釀酒者同罰時簡雍從先主遊見一



男子行道雍謂先主曰彼人欲行淫何以不縛先主曰卿何以知之雍曰彼有淫具與欲釀同先主大笑命原欲釀者

唐德宗時藩鎮李正已表獻錢三十萬緡德宗難之崔文貞公祐甫曰正已誠詐不如因遣使其軍詔以所獻就賞之若奉行是陛下恩若不奉行彼自斂怨又使諸藩謂不重賄詔至正已慚

正德中秦藩請陝之邊境益其封朱寧江彬輩皆受其賂助之上亦許促大學士草制楊廷和蔣冕私念草制恐爲後虞否則忤上意俱引疾獨梁文康公儲承命草之曰昔太祖著令曰此土不俾藩封非吝也念此地廣且饒藩封得之多蓄士馬必富而驕姦人誘爲不軌不利社稷今王懇請朕念親親畀地與王王得地毋收聚姦人毋多蓄士馬毋聽狂人

道爲不軌。震及邊方。危我社稷。是時雖念保親。親不可得也。王慎之。母忽上覽。制駭曰。若是可虞。其勿與事。遂寢。

保安軍奏獲李繼遷母。太宗甚喜。召寇準與之謀。準欲斬於保安軍北門外。以戒凶逆。宰相呂端請曰。昔項羽欲烹太公。高祖曰。願遺我一杯羹。夫舉大事者。不顧親。況繼遷胡夷。悖逆之人哉。且陛下今日殺繼遷之母。繼遷可

擒乎。若不然，徒召怨而益堅其反心耳。上曰：然則奈何？端曰：以臣之愚，謂宜置於延州，使善視之，以招徠。繼遷雖不能卽降，終可以繫其心。而母生死之命在我矣。上撫髀稱善曰：微卿，幾誤大事。卽用端策。

賈詡以疾去官。西還至汧道，遇叛氏同行數十里。人皆爲所執。詡曰：我段公外孫也。汝別埋我。我家必厚贖之。時太尉段熲久爲邊將，威震

西土故詡假以懼氏氏果不敢害與盟而送之。

程顥爲鄆縣主簿民有借兄宅以居者發地得藏錢兄子訴於縣令莫能決顥曰此易辨爾先問其兄子曰爾父藏錢幾何時曰四十年彼借宅幾何時曰二十年卽取錢視之謂借宅者曰此錢皆爾未借宅前所鑄何也其人遂服鄆縣有稅官曾盜官錢然怙力自恃監

司州將皆憚之而未發。顯至其人曰：「新主簿若發某某勢窮必殺人。」顯笑曰：「人言一至於此。足下食祿詎肯爲盜。萬一有之將救死不暇。安能殺人。」其人不敢言。卒私償其所盜以去。

朱暉蚤孤。有氣決。年十三。王莽敗而天下亂。與外氏家屬從田間奔宛城。道遇賊。刃劫諸婦掠奪衣物。昆弟賓客皆惶迫伏地。獨暉拔劍。

而前日財物可取諸母衣不可得今日朱暉  
死日也賊見其小笑曰童子內刀因捨去

呂惠卿雖儉然排難解紛之才實優紹聖中復  
知延州道出西都時程頤居里中謂門人曰  
吾聞呂吉甫未識其面且經吾門且一覘之  
迨旦了無所聞詢之則過去久矣頤嘆曰從  
者數百人馬數十能使悄然無聲馭衆如此  
可謂整肅立朝雖多可議其才亦何可掩也

夏人復入寇。將以全師圍延安。惠卿修米脂。諸砦以備寇。寇至欲攻城。則城不可近。欲擄掠。則野無所得。欲戰。則諸將按兵不動。欲南。則懼腹背受敵。留二日。卽拔柵去。

陸九淵嘗夜與僚屬偕坐。吏白有老者訴甚急。呼問之。體戰言不可解。俾吏狀之。謂其子爲羣卒所殺。九淵判翌日呈僚屬難之。九淵曰。子安之。不至是。凌晨追究其子。蓋無恙也。



西鄙用兵。大將劉平戰死。議者以朝廷委宦者  
監軍。帥不得專制。故失利。請罷監軍。仁宗以  
問呂夷簡。夷簡曰。不必罷。願詔都知押班以  
後舉有不稱者。與同罪可也。仁宗從之。翌日  
都知叩頭乞罷。諸監軍宦官。

羌寇武都。虞詡見羌衆我少。卽宣言。上書請兵。  
日夜兼行。二百餘里。且令吏士各作兩竈。日  
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曰。孫臏減竈。而君增

之。兵法日行三十里以戒不虞。而今且二百里何也。詔曰。虜衆我寡。速進則彼不測。且見吾竈日增。必懼郡兵來迎。牘示弱。吾示強勢。不同故也。詔兵不滿三千。因出城奮擊。多所傷殺。明日。悉陳其衆。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貿易衣服。回轉數周。羗不知其數。更相恐動。

曹彬之子瑋。沈勇有謀。爲定州總管。在軍得人。

死力平居甚暇及用師出入若神一日張樂飲僚吏中坐失瑋所在明日徐出觀事而賊首已擲庭下矣

蘇軾自杭徙密密有盜未獲安撫司遣使臣領悍卒入境捕盜卒凶暴反以禁物誣民爭鬪至殺民訴於軾軾投書不視曰必不至此悍卒聞之頗用自安不知軾已使人招出戮之矣自密徙徐時河決曹村匯於城下富民爭

出避水。軾曰：吾在是，水決不致壞城。驅使復入，而自杖策入武衛營，呼其卒長，告之曰：事急矣。雖禁卒且爲我盡力。卒長應曰：太守不避塗潦，吾儕敢不效命。乃率其徒短衣徒跣，持畚鍤以出，築東南長隄，首起戲馬臺，尾屬於城，民乃安。

宗澤識量過人。時有降寇趙海者，屯板橋，輒壅路以阻行人。芻者八人過其壘，海怒而齧之。

覘事者以告澤。澤遣人召海。海以甲士五百自衛而入。澤方對客。海具狀。卽械送獄。客曰：彼甲士甚衆。姑徐之。澤笑謂其次將曰：領衆還營。明日誅海於市。見者皆慄。統制官楊進屯城南。王善屯城北。二人不相下。各率所部相拒於天津橋。澤出片紙以諭之。曰：爲國之心固如是邪。當戰陣立功時。勝負自見。何自苦爲。二人相視慙沮而退。

荊州未定。張遼屯長社。臨發軍中。有謀反者。夜驚亂。火起。一軍盡擾。遼謂左右曰。勿動。是不一營盡反。必有造變者。欲以動亂人耳。乃令軍中曰。不反者安坐。遼將親兵數十人。中陣而立。有頃。卽得首謀者。斬之。

建始三年秋。京師民無故相驚。言大水至。百姓奔走相蹂躪。老弱號呼。長安中大亂。天子親御前殿。召公卿議。大將軍王鳳以爲太后與

上及後宮可御船令吏民上長安城以避水。羣臣皆從鳳議。左將軍王商獨曰：「此必謬言也。不宜令上城。」重驚百姓。有頃，長安中稍定。問之果謬言。

余玠爲四川宣諭使。有都統王夔者。素桀驁。不受節度。所至掠劫。蜀人苦之。又悉歛部將俸馬以自入。將戰。乃高其估賣與之。朝廷雖知其不法。不能詰也。玠至嘉定。夔帥所部兵迎。

謁才羸弱二百人。玠曰：久聞都統兵精，今殊不稱所望。夔對曰：夔兵非不精，所以不敢卽見者，恐驚從人耳。頃之，班聲如雷，江水爲沸，聲止圓陣卽合，旗幟精明，器械森然。沙上之人，彌望若林立，無一人敢亂行者。舟中皆戰棹，失色而玠自若也。徐徐命吏以差次班賞。夔退，謂人曰：儒者中，乃有此人。耶玠後卒，誅夔。



唐太宗長孫皇后性約素服御取給則止喜觀書後庭有被罪者帝怒后亦怒請繩治如法俟意稍解乃徐爲開譬以故多所全宥

漢田叔爲魯相初至官民以王取其財物訟王者百餘人叔取其渠率二十人各笞二十餘各搏二十怒之曰王非汝主耶何敢自言主魯王聞之大慚發中府錢使相償之相曰王自使人償之不爾是王爲惡而相爲善也於

是王乃盡償之。王好獵，相常從。王輒休，相出就館舍相出，常暴坐待王苑外。王數使人請相休，終不休。曰：「我王暴露，我獨何爲就舍？」魯王以故不大出游。

王世充與李密戰，先索得一人，貌類密者，縛而匿之。戰方酣，使牽以過陣前。諜曰：「已獲李密矣。」士皆呼萬歲。密軍亂，遂潰。

宋曹后，武惠王彬孫女也。衛卒作亂，夜越屋叩

寢殿門帝聞變遽起欲出后閉閤趣呼都知  
王守忠使引兵入后度賊必縱火陰遣人挈  
水踵其後果舉火焚簾水隨滅之是夕所遣  
宦侍后皆親剪其髮以賜之曰明日行賞以  
此爲驗故人爭盡力賊遂擒滅

契丹來請別假錢幣王旦曰東封甚近車駕將  
出彼以此探朝廷耳止當以歲給三十萬銀  
絹內各借三萬仍諭次年額內除之西夏趙

德明求糧萬斛。旦請勅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而詔德明來取。德明大慚乃止。

田單相襄王。有老人涉菑而寒。田單解裘衣之。襄王惡之。曰。田單之施。將欲以取我國乎。不若早圖之。巖下有貫珠者。進曰。王不如因以爲已善也。王嘉單之善。下令曰。寡人憂民饑。單取而食之。寡人憂民寒。單解裘而衣之。單有是善而王善之。單之善卽王之善矣。王曰。

善乃賜單牛酒嘉嘆而行。後數日貫珠者復見王曰。王至朝日宜召田單而揖之於廷口勞之。乃布令求百姓之饑寒者收穀之。因使人聽於閭里。聞丈夫相與語曰。田單愛人。乃王之教也。

張齊賢爲相時。戚里有分財不均者。更相訟。齊賢曰。是非臺府所能決。臣請自治之。齊賢坐相府。召訟者問曰。汝非以彼分財多。汝分少。

乎日然命具款乃召兩吏令甲家人乙舍乙家入甲舍貨財無得動分書則交易明日秦聞上大悅曰朕固知非君莫能定也

郭崇爲刺史壽春縣人苟泰有子三歲遇賊亡失後見在同縣趙奉伯家二家各言已子並有鄰證郡縣不能斷崇令二父與兒各禁別處經數旬乃告之曰君兒昨不幸遇疾暴死了也苟泰聞之悲號不自勝奉伯但咨嗟而

已崇遂以兒還秦奉伯乃款引

張詠在成都民有訴主帥帳下卒恃勢嚇取民財者其人聞知縋城夜遁詠差衙校往捕之戒曰爾生擒得則渾衣撲入井中作逃走投井申來是時羣黨訥訥聞自投井故不復言宋太祖一日大宴雨驟至上已不悅雨又不止左右皆恐趙普因奏言外間百姓正望雨時雨難得可令樂官就雨中奏樂上大悅乃終

宴焉

宋虞允則嘗宴軍而甲仗庫火允則作樂飲酒不輟少頃火熄悉瘞所焚密遣吏持檄瀛州以茗籠運器甲不泆旬兵器完足人無知者樞密院請劾不救火狀真宗曰允則必有謂姑詰之對曰兵械所藏徹火甚嚴方宴而焚必姦人所爲若舍宴救火事當不測

王方慶居相位以子爲眉州叅軍天后嘗問曰



君在相位子何遠乎。對曰廬陵是陛下愛子。今猶在遠臣之子焉。敢相近。世以比倉唐之對。